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第二辑）

吴圣刚 沈文慧 主编



YE NAN YANJIU

叶楠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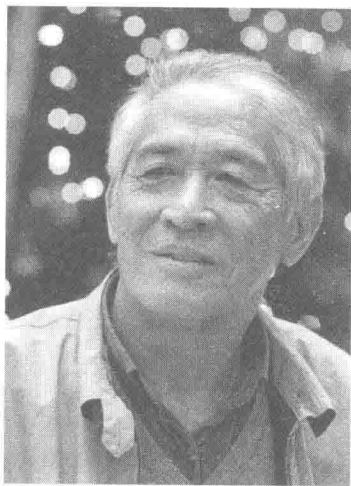
陶广学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第二辑）

吴圣刚 沈文慧 主编



YE NAN YANJIU

叶楠研究

陶广学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楠研究 / 陶广学编著. — 郑州 :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649-2508-6

I. ①叶… II. ①陶… III. ①叶楠—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9234 号

出版人 张云鹏
出版统筹 侯若愚
责任编辑 甘慧君
责任校对 郭永君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室
电话 0371—60993151(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0371—86059753
网址 www.hupress.com
印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300 千字
定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编选说明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第二辑的编选是在第一辑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体例和编著方式也是相同的。第二辑的编著花费时间将近一年,编著者投入的精力也是较为可观的,因为丛书绝不仅仅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简单整合。首先,编著者必须通读该作家的所有作品,包括文学作品、演讲报告、论文等,形成对作家作品的感性认识及理性判断,这是编著作家研究资料的基础和前提。其次是收集研究资料,编著者通过期刊、报纸、著作、网络、访谈作家本人及其亲友故交等各种途径获取材料,尽可能做到细针密缕的程度。最耗时、最费力的工作是资料的甄别、遴选和整理,它体现了编著者的眼光和学养,决定了研究资料的学术品质。典型性、历史性、多元性是编著者选文的基本原则,每册研究资料的编著都力求能够展现作家的全部创作活动状况,研究论文选辑则兼顾专家批评和新锐批评,呈现不同时期的文学生态和文化场域。总之,整个编著过程没有捷径可走,编著者花费的多是笨功夫、苦功夫。尽管如此,丛书中的疏漏之处也肯定不少,恳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每册研究资料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即“自述·访谈·印象记”“研究论文选辑”“作品年表”“研究资料索引”。“研究论文选辑”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先总论、后分论,同一“问题”相对集中,体现逻辑性和层次感,并努力体现作家作品研究的历史进程。对入选的文章,为了出版上的便利,做统一技术处理,删减了摘要、关键词,注释一律改为脚注;出于保存历史氛围的考虑,编著整理中除对一些明显的文字和标点符号的疏误做订正外,其他方面包括注释的不完整、不规范,词语使用的不当等,一律保持原貌。“作品年表”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整理收录,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作家的作品只列出作品的首发、首印时间,其再版、转载情况不再列入年表,海外翻译版本尽可能列入年表。期刊、著作均按年、月排序,报纸具体到日期。重要散文、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列入作品年表,但作家编辑的书目、研究资料等均不列入。“研究资料索引”包括单篇学术论文索引、学位论文索引、研究专著索引

三部分,截止时间同样为 2015 年 12 月,均按刊发或出版的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编委会没能与被选用论文的作者一一取得联系,丛书出版后,将赠送样书,以示歉意和谢意!且本丛书仅用于学术研究而非商业目的,想学界同人亦能理解支持,在此真诚致谢!如需稿费,请与编委会联系。

编委会

2017.3.31

总序

程光炜 吴圣刚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为多样、多态发展的趋势。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和重要构成。之所以称之为“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是因为它呈现出群体性,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是孱弱的,没有独立呈现的分量。相反,正是一个个有分量的个体组成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姚雪垠、魏巍、李准、叶楠、白桦、苏金伞、宗璞、张一弓、南丁、田中禾、张宇、郑彦英、李佩甫、二月河、周同宾、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李洱、柳建伟、孙友友、墨白、邵丽、乔叶、计文君等,每位作家都有不凡的创作业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都是文学中的“这一个”。

地处中原的河南,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上不是核心地带,但在历史、文化地理图上却是积淀深厚的重镇。这里也在接受全球化的荡涤,也在搭载现代化的快车,但这里与中国当下的经济前沿存在着距离,呈现着现代化的滞后性。因此,河南在时代的节奏中存在着“时间差”。这使得中州大地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还氤氲着农业文明、历史文化的气息,也使得中原儿女在这种相对的“慢节奏”中对历史、现实和文化进行思考,精神和灵魂回归这片土地,并以中原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着多种表达。走进历史、走进中原文化是豫籍作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身居河南的作家,还是移居他乡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仍然栖居在家乡故土,并用他们敏感的触角细腻地联系和感受着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他们精神发生的原点,河南历史和家乡生活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对于这些河南作家来说,似乎只有这片故土和其中的点点滴滴才能够激活创作的灵性。正如阎连科所说:“我家住在一个镇子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个村庄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一句话,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那个镇子奇妙无比,任何现实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诞的、合理的。”正是在这种表达中,作家们完成了自己的一个个皇皇巨篇,成就了当代河南文学的气象大观。

“中原作家群”不仅是河南的文学现象,也是全国的文学现象;产生于中原大地的河南文学,早已超越了这一区域空间。姚雪垠、魏巍、李准的作品在中国

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分量,二月河的作品红遍全国,阎连科、李洱的作品传播域外,在九届茅盾文学奖四十余位获奖作家中,豫籍作家有八位,都说明豫籍作家的作品是全国性的,也具有世界性的分量。这足以构成河南自己的文学史。关于河南文学和“中原作家群”研究,近十年来,随着作家作品的动态性呈现,更多表现为个案化的文学研究,而当代河南文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则不够。这一方面与河南的经济实力及其对文化提升、带动能力的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界、文学界对河南文学在当下中国文化地理学上的地位认识不足有关,特别是与本土学界的研究、推介的成绩有关。弥补这一不足,是一项浩繁的工作。但起步必须从基础开始。

资料整理无疑是学术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学术界目前关于河南作家的研究资料,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李准研究资料》《姚雪垠研究资料》等有限的几种。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豫军”“中原作家群”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阐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孙荪的《文学豫军论》等,该文系统性地评述了“文学豫军”的由来、构成及文化特征;二是“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刘增杰主编的《精神中原》以论文集的形式综合了学界对于中原作家群整体把握和作家研究的成果;张鸿声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则是系统描述当代河南文学发展的第一部史著;梁鸿的《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以“外省”的视角考察河南文学,从文化的角度寻觅和审视河南文学;何弘的《超越还是重复——中原文学论稿》试图对“中原作家群”或中原文学做出一个整体性的描述。这些研究对于解说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是必要的,但都是初步的,特别是对“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和整体性特征的研究,远未形成对“中原作家群”完整的、核心的解说,更没有评估、揭示出“中原作家群”的应有价值。因此,就需要有人真正深入下去,沉入到纷繁的资料中去,耐心、细密地梳理,把那些能够反映和体现作家创作实绩、作品价值和当代河南文学整体面貌的资料整理出来,形成完整、系统的当代河南文学的资料体系,为文学史的生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的一些老师近年来致力于河南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向和领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作为一所本土的有长期人文积淀的高校,研究河南文学、推动河南文学发展是应有的责任。2013年起,文学院整合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和写作学等学科的十几位教授、博士组成研究团队,集中开展当代河南文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当代河南文学发展与中原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把当代河南文学研究与中原文化建设纳入统一视野,研究的空间更加广阔。这个团队以博士为主,中青年结合,队伍整齐,潜力很大。他们首先从资料整理开始,扎扎实实开展研究工作。第一批选取“中原作家群”中影

响最大、创作力仍然旺盛的十五位作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出《白桦研究》(陶广学讲师)、《张一弓研究》(吕东亮副教授)、《田中禾研究》(徐洪军讲师)、《张宇研究》(杨文臣讲师)、《李佩甫研究》(樊会芹讲师)、《二月河研究》(吴圣刚教授)、《刘震云研究》(禹权恒讲师)、《阎连科研究》(方志红副教授)、《周大新研究》(沈文慧教授)、《刘庆邦研究》(杜昆讲师)、《李洱研究》(王雨海教授)、《墨白研究》(杨文臣讲师)、《邵丽、乔叶、计文君研究》(李群副教授)十三卷,2015年5月,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资料选编力求翔实、准确、有代表性,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其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永久性收藏入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等国内主流媒体相继进行了介绍和报道,在文学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一辑告罄之后,团队立即启动第二辑的编著工作,又经过一年的努力,整理出了《姚雪垠研究》(禹权恒讲师)、《李准研究》(王雨海教授)、《魏巍研究》(刘家民博士)、《叶楠研究》(陶广学博士)、《苏金伞研究》(樊会芹讲师)、《宗璞研究》(徐洪军讲师)、《周同宾研究》(吕东亮副教授)、《柳建伟研究》(王丹副教授)、《孙方友研究》(杨文臣讲师)、《乔典运研究》(王海涛教授)十卷,目标是把“中原作家群”主要作家的资料完整、系统地拓展出来,真正为当代河南文学的深化研究做些基础性的工作。

由于编选者的眼界、学识、水平有限,疏漏、不足,甚至差错定然存在,敬请学界批评指正。

目 录

自述·访谈·印象记

- | | | |
|----|-----|------------------------------|
| 3 | 叶 楠 | 《巴山夜雨》为什么没写坏人 |
| 5 | 叶 楠 | 努力写真实的人 |
| 7 | 叶 楠 | 杂感——由《巴山夜雨》引起 |
| 10 | 叶 楠 | 西窗剪烛话巴山 |
| 20 | 叶 楠 | 我的感受 |
| 23 | 叶 楠 | 作出我们应该作出的贡献 |
| 27 | 叶 楠 | 惊喜之余的一点想法 |
| 29 | 叶 楠 | 电影文学和电影的文学性 |
| 34 | 叶 楠 | 电影要与文学比翼齐飞(“创作自由”放谈) |
| 35 | 叶 楠 | 我的电影文学观 |
| 43 | 叶 楠 | 我心目中的小说 |
| 45 | 叶 楠 | 努力去再发现 |
| 50 | 叶 楠 | 精美的艺术不能重复 |
| 52 | 叶 楠 | 每一吋胶片用于写人 |
| 55 | 叶 楠 | “激活”了的潜在活力 |
| 58 | 叶 楠 | 电影缘何怪罪文学 |
| 61 | 叶 楠 | 沙蒙在风云中 |
| 67 | 叶 楠 | 种田和文学创作 |
| 69 | 李 军 | 永远为人民唱赞歌——访首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获得者叶楠 |
| 72 | 高歌今 | 从潜艇工程师到电影剧作家——记作家叶楠 |
| 75 | 陆其明 | 王金中 好作品从生活中来——访作家叶楠 |
| 80 | 韩小蕙 | 叶楠:影、视、文三栖 |
| 81 | 曲实强 | 海军的叶楠 |
| 85 | 李忠效 | 叶楠 从潜艇上走来的作家 |
| 88 | 白 桦 | 我的胞兄叶楠 |
| 90 | 邓友梅 | 含泪送叶楠 |
| 92 | 从维熙 | 祭叶楠 |
| 95 | 柳 萌 | 战士自有战士的情怀:追思军旅作家叶楠 |
| 98 | 夏廷献 | 叶楠的遗憾 |

- 101 顾 艳 悼叶楠
- 105 朱秀海 行色匆匆
- 109 黄锦志 永远的叶楠老师
- 115 刘 灵 叶楠初到小白楼
- 118 刘 灵 叶楠永别小白楼
- 122 马 原 与乔良、叶楠
- 130 滇中罗 怀念叶楠
- 135 黄振国 豫南籍著名作家叶楠访问记
- 146 万以诚 也留兴安一段情——我记忆中的作家叶楠
- 148 陈清泉 我给李準、叶楠当编辑

研究论文选辑

- 159 陈荒煤 我爱《巴山夜雨》——给叶楠同志的一封信
- 162 夏 衍 一部颇有独特风格的好影片
- 164 高歌今 《巴山夜雨》的艺术特色
- 171 山 骥 却话巴山夜雨时——影片《巴山夜雨》漫评
- 175 梅 朵 不灭的火焰——影片《巴山夜雨》观后漫笔
- 179 梅东伟 《巴山夜雨》的不足之处
- 181 翁睦瑞 甲午风云气壮 巴山夜雨意深——叶楠电影剧作的艺术特色
- 186 翁睦瑞 评《巴山夜雨》的艺术魅力
- 193 张仲春 白桦叶楠剧作艺术风格比较
- 203 张跃中 独具一格的意境美——故事片《姐姐》观后
- 204 黄德佃 这是一次失误——简评影片《姐姐》
- 205 罗强烈 交响乐韵律与艺术形象的独到选择——读《大江和高山的回声》
- 209 丁富云 叶楠电影剧作的诗意特色
- 215 卢 雁 叶楠作品中的海洋意识和爱国情怀

作品年表

- 225 叶楠作品年表

研究资料索引

- 241 叶楠研究资料索引
- 246 编后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巴山夜雨》为什么没写坏人

叶 楠

影片《巴山夜雨》和观众见面了。

这部影片的文学剧本发表后,就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没有写一个坏人?”我只回答说:“我写了一群人,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普通的人民,他们的心灵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们看戏的时候,总爱问:“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作为孩子,是可以理解的,在幼小纯洁的心灵中,总是希望世界上是纯洁的,总是希望好人胜利和坏人失败,但是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却是令人不安的。不正是由于对生活,尤其是对人的简单化认识,造成了大悲剧吗?在十年浩劫中,把一切事物,尤其是把人抽象地贴标签似的分成黑和红,带来的后果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记得,在历史人物中不也是要分成决然不同的两种吗——法和儒,在文艺创作上,人物不也是分成正反两方面,而且是标着号码:1、2、3……人是这么简单吗?不是的。作为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无论是肢体还是心灵,都留有自然界和社会给予的痕迹,而且没有决然相同的,这正是由于客观世界的丰富和复杂。植物分类学家可以把植物分成极细的类目(其实也只是个大概,差异存在于任何两棵植物之中),但没有人能把人类的心灵分出类目来,人们的心灵就像宇宙之中的星辰一样,无穷尽的数量和无穷尽的差异,这正是文学艺术丰富多彩的缘故,也正是文学艺术的闪光永不泯灭的缘故。能把天际瞬息变幻的光归类吗?能把人的心弦颤动谱写下来吗?

因此,我在写《巴山夜雨》的时候,并没预先考虑标签,而是哪个形象浮出来,就写哪个,有时并不依我的主观愿望而改变,也改变不了。

霹雷闪电,真的有雷公电母吗?当然没有。一声霹雷,一次闪电,都是很长很长时间孕育成的,它的形成有自然界很多复杂的参数。人类的一次劫难,也不是偶然出了几个坏人或很多坏人才造成的,它有很复杂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所以我认为,一个作品中出现不出现所谓坏人,对反映生活的本质没有多大的关系。

社会和自然界的丑恶当然是有的,但由于作家的禀赋和爱好不同,如何在作品中处理它,也是不同的。能要求漫画家和风景画家一样吗?就像《巴山夜雨》中出现的画家吴凡的一幅木刻:一个小姑娘将一朵蒲公英的花球举到唇边,

将要把花儿吹散,这是非常美的。如果有人说,这幅画中缺少一条眼镜蛇,理由是自然界中是有蛇的,那不是笑话吗?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他所写的时代是“安史之乱”,但他并没写残酷的杀戮,他写了死,写了贵妃的死,却是美化了的死——“宛转蛾眉马前死”,这正是作品格调的一致性所要求的。白居易把“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剧的社会原因,留给了读者去想象,不是很好吗?《巴山夜雨》没有出现坏人,难道观众没有感到社会上有丑恶和坏人存在吗?银幕上出现的所有人物的命运、行动、语言,不正是被那个时代的丑恶所造成和制约着的吗?我经常在大海和江河中航行,我特别喜欢在客舱里听旅客们谈话,那些来自四面八方偶然相聚的人们,最容易打开心灵的窗户,他们的谈话常使我体验到人民心灵的美。

这部作品,我原本的意思,是写人民心灵的美,如果观众看过,能从心底升起一线温暖,我就很满足了。

原载《人民日报》1980年12月20日第8版

努力写真实的人

叶楠

《巴山夜雨》是在电影界老前辈支持帮助下拍出来的。剧本初稿完成后，荒煤同志很快看了，提出了极宝贵的修改意见。瞿白音同志在去世前几天看完剧本，在病榻上表示极希望和我谈一次，等我赶到上海，瞿白音同志已经离开了人世，虽然失掉了就教的良机，白音同志为电影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以及扶持后学的热心，激励我们去完成这部影片。二十年代就从事影业的老导演吴永刚同志，从剧本初稿完成开始，一直参与为剧本完善的修改工作，并担任总导演。如果说《巴山夜雨》还有可看之处，这正因为它是我国电影传统的延续。

作为《巴山夜雨》的作者，在创作中，我只是希望做到两点：一、把在生活中的强烈的感受，用最简练的形式表达出来，呈现给观众；二、在不平凡的时代，找出平凡来，在动荡的年代，找出平静的时刻，来描绘人的心灵。

因此，在构思过程中，我力图排斥过去创作的规范式的套子，放松地去想象，努力去写真实的人。我认为如果头脑中有鲜明的形象，结构是极次要的问题。在动笔之前，我并没想结构，而是追寻人物的足迹和命运。现实中的人，我是熟悉的，十年浩劫的前期和后期，我还是走过很多地方的。但使我激动起来拿起笔的，却是一九七九年的春天，触动我心弦的是一双母亲的眼睛。那是在重庆，一个部队招待所里，我见到一位牺牲了的军队干部的母亲，她的儿子在四川武斗激烈的日子里，奉命劝说武斗双方停火被误伤死去。她的眼睛像是蒙着一层凝结了的泪水，既含有忧伤，又含有承担苦难的坚毅。我认为这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即平凡又伟大。这位母亲既是现实中的人，又具有我国千百年来无数母亲的性格特点、品德，也有她们共同的相似的命运，这就是使我特别感动的缘故。也由于她，我的脑子里浮现出另外的一些形象，普通人民的形象，我熟悉的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我并没在概念上把他们分类。作为我来说，给予这些人物的只有痴情，我太热爱他们了。当然，十年中，在我国的土地上是有丑恶，其实任何时候，都有美和丑，但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是有取舍的，因为文艺作品不是以概念分析社会，它不需要去分析社会，它如果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人，它就能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本质。我国著名长叙事诗《长恨歌》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的，白居易并没写战争中的杀戮，连叛军形象都没有，只用“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两句诗来写动乱,但从整个诗篇不是可以看到这次动乱造成的社会悲剧吗?再者,我认为社会的劫难(包括大的战争),并不是由于几个恶人和一些恶人造成的,它有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因此作品的深刻与否,与是否有恶人无关。

《巴山夜雨》是有很多缺点的,如秋石与妻子柳姑这条线,太一般了,且与整个影片调子不协调;再如结尾,不含蓄,没有给观众留有余地;还有很多不严密处。这首先是剧本的问题,主要教训是:对有些人物(明显的是柳姑)没有着力于作为艺术形象来刻画,而是作为交代人物关系来写的。

如果说影片还有可取之处,那是导演、演员以及其他创作人员,特别应提到的是剪接和特技,他们创造了这部影片,给予《巴山夜雨》以银幕生命。

原载《电影》1981年第1期

杂感

——由《巴山夜雨》引起

叶楠

我从来写不出创作札记之类的文字，自己的创作实践少，另外，我认为作家的创作活动，是很难说清楚的，起码我对自己的创作活动是说不清楚的。这并不是说创作是神秘的，我是说它是复杂的。关于《巴山夜雨》的创作，在一篇短文里（见《十月》1980年第2期）谈了一点，不过是讲了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投射到作者的心灵，引起的心灵颤动。《巴山夜雨》文学剧本发表直到影片试映，是引起了些许波澜的。首先是荒煤同志看过剧本后，立即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见《十月》1980年第2期），给予鼓励，并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拳拳之心，感人肺腑。稍后一些，一个刊物发表了一篇讲话，听说没有谈什么理由，只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判定剧本不符合生活真实，是虚假的。刚成立的摄制组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差一点成了“不准出生的人”。试映以后，毁誉都有，这也是正常的。称赞也好，指责也好，怕都是因为这部片子有点异样，有点离格，就是不够标准，它有点怪。这倒是好事，文学艺术怕是最不能因循守旧的。

关于生活的真实。近几年特别强调现实主义，这是对的，因为一个时期以来，把浪漫主义等同于虚假，随心所欲地为一个什么服务，甚至于为皇帝登极服务，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其实这和粮食不够吃，还硬说“形势一派大好”是一样的。这已经不是什么创作方法问题了！但不能把文学艺术同生活等同起来，要讲真的话，自然界中的虾要比齐白石画的虾真得多，但齐画的意境、诗的旨趣是自然界的景物所没有的，当然，真的虾是可以吃的。所以文学艺术是和生活有差别的，没有差别，也就不需要文学艺术了。就是目前国外拍的属于“生活流”的影片，它也是有选择和有取舍的，它也并不是生活的翻版。近来对文学作品的指责，莫过于“生活是这样子吗？”这已经成为某些人的法宝了，是口头禅。我说，生活不是这个样子！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个作品和生活完全一样，没有文学艺术家赋予的思想、感情、神韵，它是失败的作品。其实，这样指责人的人，多半并不是真正谈真实性问题，而是对某些作品的调子，感到不是惯常那样，看作异端，而又有难言之隐，只好说“生活是这样子吗？”这很像一个人对一匹马的暴烈不喜欢，就说它的蹄子不像马的蹄子。这是极便当的、百发百中的，因为这